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14

T 3237/4632.83

梧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

記序下

勦平懷集尚蠻碑記

萬歷

明管大勳

兩廣故百粵地我國家並建兩省剖土分疆若犬
牙然懷集界開陽賀聞蠻獠錯居而金鷲松柏等
尚皆賊巨窟聯絡深埔諸窠每一出沒兩省騷動
往事亡論已隆慶初劇賊陳龍洲夥衆流劫百戶
朱裳死之萬歷以來肆掠獨週越劫西水攻陷坊
郭里擅殺新民羅廷朝阻截賀縣江道罪亡赦歲

甲申冬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高萬徐廷穩鄭明
端歐福正吳朝海等糾黨三百餘剽寧崗抵下埠
衝寨門掠開建蔡村封川文德鄉戮居民黎世通
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不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
是時我西粵方大舉府江賊乘虛流突梧肇兩郡
震駭總督連江吳公赫然曰懷賀封開梧重鎮肘
腋豈堪此鴟獍譎張越獸咆哮邪夫主上授節總
制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便調發撲滅爾廼會
巡撫龍溪吳公巡按姑蘇黃公馳奏闕下檄蒼梧
兵巡僉事來經濟暨嶺西兵巡副使王泮府江兵

備叅政葉朝陽決策議勦密行廣東巡海使陸萬
鍾羅定兵備僉事鄭人達挑總兵標下東西兩山
精銳三千名發潯梧叅將部兵并歸順都康二土
州戍卒三千五百名分五哨選將轅門咸會梧鎮
若聲援西討者賊不爲備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
卯卯枚齊發叅將戴應麟領伏虎哨克松柏埔七
金鷺三崗斬嚴秀珠原任叅將王如澄領蘭崗哨
克古城上下三崗斬鄭明端原任叅將魏宗瀚領
石牛哨攻深埔佛萎龐埔諸窠克之斬劉高萬原
任遊擊沈茂領會珠哨攻水細白蓮黃沙龍塘諸

本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窠克之生擒徐廷穩原任守備楊壽甫領仇崗哨
攻大灣磨刀企埔諸窠又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
崇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
擣青水尾丙午奔鐵帽山戊申破飯甌埔庚午掃
大灣山賊披靡俘斬有差懷集知縣林春茂督兵
把截燕嶺三妹等山生擒吳朝海殘黨竄匿巖谷
中甲寅下令搜捕悉殲之撫銅鍾牛欄良徭四百
餘墾田立營留兵屯守己巳班師是役也擒斬首
從賊總八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二百餘馬牛器
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衆不滿七千兵無加餉神

謀妙算悉稟於督府而批擣之奇戡定之速蓋有
莫測其幾微者猗與休矣上聞並錄府江功賜璽
書出金帛爵督府吳公子一人晉巡撫吳公祿一
級餘將吏次第敘賚於是梧郡太守林喬楠同知
周通通判李先春劉學恂推官莊敦義請記其事
勒之懷山俾百蠻凜凜永知向化云

拓建岑溪新城記

萬歷

明曾莘

岑溪控轄連永而東有要峨崩塘之崿峭西有石
瀧野狐之巖辟南有馬嶺鳳山之嶙峋北有白石
烏峽之嶮岼業稱四塞地矣乃柄事者猶然煩拓

城之請何則岑非無險之患患在有險以爲寇資亦非無城之患患在有城而卑隘不足恃以無恐也鄉官梁崑監生梁以梧貢生鄧鰲生員甘克敬李紀等計先見此具呈當道請宏拓城池以堅保障以奠社稷以安生靈事當道鑒其計謨遠慮足以護國而安民遂允其計而請命旣得所請以不佞未卽入岑舉其事屬撫夷別駕歐公煥撫夷公規拓城堵幅幘幾三百六十丈壁立儘一丈有八尺酌議經用凡七千九百八十餘金居無何撫夷公以遷秩行不佞始奉檄視事不佞牧民守土吏

也私念用兵之後民間瘡痍未盡起公帑未盡饒倘不殫心料理而下窮民力上濫公帑如皇上憫炎徼之意何如柄事者爲國爲民之意何用是凜凜悉心經理未幾成基開拓之始適王尉君覲事回任之日相與持籌而計隨事而酌版築欲速成又虞重妨稼穡錢穀欲時出又虞濫恣及冒破幅員壁立悉稟成畫復又採之輿情益以臆見城之麓有隍以瀦水有三陸門以通道有二水門以洩霖潦城之上有四樓櫓四敵臺一長生樓七百四十一雉堞以資成守佐地靈鳩合將作時則有若

攻石之工攻水之工攻鐵之工塙埴之工設色之
工分視員役時則有若董伐石者董陶甃聖者董
甃築者董採運木者他若爨陶有奠肇基有祀架
梁有祝以至廩給犒賞工食優恤之類備具載籍
中者又不一而足統計經用共費帑金實四千九
百八十二兩有奇經始昨歲仲秋至今秋孟月告
成蓋閱歲餘而岑城非復曩時之景象矣金湯在
望磐石永奠卽粹有蹂躪可恃之以無恐是宜記
之以詔來禩

懷集義倉記

萬曆十一年

明
林春茂

余治懷之三年諸墜廢稍舉而尤致意於義倉條
陳於部使者馬公批示爲治首務着實舉行謀之
父老有云懷邑多穀凶荒少往歲旱傷穀價反賤
蓋徧目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計也夫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况懷集半梯田而四山多獠獠無桑麻
棗栗之饒閭閻少蓋藏一水通粵東其穀可出而
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盜寇滋起矣於是
捐貲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十石令民出粟每
畝一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長朱鏜出穀六十
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旣甚百姓傍徨方行

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鍰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候平糴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薦臻公私俱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孰若隨處積穀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坊郭譚村西水獨遇者四掌之以保總保長而老人兼之立簿三扇書其斂散之數一藏於保總保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

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升散以仲夏斂以仲冬俱登於籍既斂之後本縣稽察出入之數具報於府其侵匿那移責之賠償嗚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冀後之君子同志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爲豪猾之侵耗者幾希於是乎記

梧鎮閱武場記

萬歷

明

劉堯誨

閱武場在鎮城南西郭五里許地平衍三面阻水中可屯數萬人以教戰士中設將堂前結軒後臺左右廡各一臺下東西五十步外設廳署四火神

廟一凡閱武先以牲幣告火神而後行事周繚以垣凡一千五百步有奇垣外西編結軍營四以居土漢戍卒營屋各一百間成化癸巳總兵平鄉伯陳政創建嘉靖閒提督軍門應櫛吳桂芳前後修葺顧年久而蠹且墮矣余初履鎮見臺軒欹倚垣址蕪沒諸營屋惟斷甃殘礎錯於叢莽中各戍卒旅食民間或憑城堞爲廬苦甚時守道叅政林舜道在坐語曰梧爲重鎮卽無論武士所見武場荒廢其何以示威重而肅遠人蓋命有司於是檄梧州府知府陸萬垓簡吏授事計帑錢同知魏仕賢

治具檄通判黃杞鳩工程材而以坐營都指揮使周勳專董之乃合各營戍卒更番直事易以土垣甃石更營屋於爽塏而高大之自始事越十有三月而訖工是爲萬歷庚辰夏五月也

義田記

萬歷四十六年

明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長平倉義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莅梧之冬水西坊火爲賑其焦屋者率菜色鶉結發居十七怵然有感於衷因徧索城內外不贍授衣者踰百周之發獨倍異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

風氣惡顧寡人之婦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伊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斯民者而誰余爲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藿粥置田若而畝歲藉其入爲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暵災眚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靳以俟西江將索顛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渠車塵馬足之閒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閒

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字昭蘇萬有并異類於同體引一夫爲已辜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爲無告也不可爲量數奚翅十萬戶乎余姑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廩穀近千積各州縣穀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卽預備倉義也若社倉易散難收其弊滋多惟長平倉則平糶法也穀賤則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專主糶糶而糶本常存惠而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蒼梧分守道寅賓館記

天啓三年明

曾守身

蒼梧爲帝子南巡地元德上聖詎無取爾如後世
瑤池駿馭淮海龍舟者哉以余所覽蒼梧當兩粵
樞軸水控三江山環五嶺高者出層霄深者入重
坤遠者浩無涯亘無端近者蜿蜒滌洄若於梧三
致意焉是以必有英奇瑰偉之人麇集其間爲一
方重者以故自姚姒後如馬文淵李藥師狄漢臣
岳鵬舉廖永嘉侯之武元次山秦少游羅景倫解
大紳黃才伯之文陶士行虞仲翔韓襄毅劉忠宣
張敬夫王伯安之德業靡可悉數梧皆得賓之以

澤梧而梧之士大失如士威彥伯仲馮當世陶孔恩
橋梓吳獻臣伯仲蓋省志載古今人物梧獨多至
三十九公其盛如此宦梧者皆得賓之以寡過庸
詎非山川萃靈乃爾今之天下東苦徭西苦苗蒼
梧與有徵輸之苦梧之警則援黔援滇征連防交
綏懷諸土司輯寧諸徭獞獠梧之時務則謹蓋藏
核餉備繕城隍簡卒乘梧之本計則安民勸士察
吏崇教化厚風俗使梧足爲西粵蔽此寧一耳目
一手足之能辦所冀賓之居者行者詔媿矜慝不
淺是梧曷可無賓賓曷可無館也顧分守署賓館

闕焉詢以故則故署燬遷此此故鎮守監稅監署也夫監固丈夫之無髭鬚者其不館亦宜豈藩臣守一方可以懸榻杜門擁獨坐南面抗士大夫日與宵小輩治醢醢算金錢恣魚休如監使哉余乃稽所代庖諸上下費荆賓館三楹邑館三楹漢壽亭侯祠三楹土神祠三楹庖湏六楹中軍諸武臣館六楹門二重卒徒室數楹欵賓諸具悉備凡費金錢若干緡程若干日而館成嗚呼世方苦匱乏余豈好美宮室耶理學之賓如敬夫伯安者牖余以進修經世之賓如威彥士行襄毅忠宣者牖余

以建明文藻之賓如次山少游景綸當世大紳才伯者牖余以博雅師武之賓如文淵藥師漢臣鵬舉永嘉孔恩自強者牖余以安攘氣節之賓如仲翔獻臣者牖余以操執合今古於一堂通遐阻爲一體暇則投壺散帙歌宴爾急則借箸築壇賦壯士俾梧之山川增勝草木樂生斯余翔館意耳矧今天子冲齡御宇下令如流水從諫若轉環宵衣旰食以籌邊揀焚拯溺以恤民安車蒲輪以崇賢結網揚旌以禮士其愛粵西不翅在几席下文告所至天顏咫尺賓之奉簡書來應弓旌起者莫不

驥首銜尾爲梧光寵卽重華氏之賓四門直無以過假令守梧者有賓而不延有主人延賓而司賓者不以將命請益負上下多矣故梧不患賓不至患主拒賓耳不佞陋誠無足辱賓顧乃奉教一念自信非虛使得文淵諸君子儼然辱而教之雖爲執鞭所忻慕焉館有額余以喜起遺風署之若曰聖天子之賓臣諸大賓之造梧梧山川之利賴於賓者甚厚且直與梧先帝有虞氏之世明良喜起接武比烈而余不佞亦得以微靈稱西道主云

勾漏山十洞記

并序

宋 吳元美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得三焉南都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舍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峰千百皆矗立特起周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予足跡半天下所閱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愛而不可失列爲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安可繪畫也

靈寶觀記

度西山巔涉落桑江豁然平川曠野中石山綿延
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古勾漏城也距
今邑凡十里群峰屹然如中天觀闕旌旄棨戟武
庫五兵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閒行者皆愕驚不敢
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峰千仞獨以一
柱擎天三朝宸奎閣藏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
南漢始更今名殿庭卑隘門徑荒無碑碣可考可
詢令人慨嘆不已然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雲
物輪菌真靈仙所宅香火灑掃雖無人而奎壁照
耀雲漢昭回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絕無

居者豈仙聖之意樂閒曠厭囂煩故不欲廛井畜
牧之混其所也觀百餘步臨大道傍有龍潭洞披
荆榛而入俯伏蹲踞淵渟幽闕冷襲毛骨村毗云
神龍所蟄伏勿以瓦礫投也直觀後二小洞南向
者曰大陽有浮屠象其北曰太陰淺塞不通然名
義所稽第恐俚語以南北分陰陽耳故附之書或
有知其詳者

寶圭洞記

繇靈寶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如倚屏門闢象魏榜
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

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峰回環如衆星之拱北辰其魁巖而秀偉者如冠弁圭璋之列侍其挺特雄毅者若干戈劍戟之森衛也石室中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室之東爲寶圭洞雄偉壯觀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凡盤甕碾臼皆石乳自然凝結而成奇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拏竹筏以行歷甕門三四重閒關委蛇燭盡而回翼日掉小舟再往乃窮水際益廣益奇波光澄明蒸靄溫燠嚴冬如三四月時同遊者驚駭以爲神龍窟中不可久居乃歸中

流矯首見一點煙如長虹出天表蓋石罅之容光也捨舟躡梯攀躍而上曲磴飛棧粒點如瑤階雲徑小石羅列如瓊杯玉笋瑣碎如楊梅荔枝充實其內不可名狀轉左側身而入直穿太陽洞後山半而出蓋寶圭之東掖也其中室曰蟠桃深三四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蟠桃之名圖經不載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達連楊周遍可踞可臥蓋寶圭之西掖也曩予嘗遊都嶠怪其山奇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乳每疑二洞其受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陽洞靈仙所宅陰

洞鬼神所居勾漏陰洞也抱朴乃於此修煉者蓋
寶圭衆峰左右拱揖受陽和之氣水火既濟故能
成功予謂其語頗中理解遂記於此以俟識者

白沙洞記

予生平俗眼未嘗觀寶圭之勝以爲天下極美而
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
履崎嶇亂石閒秉燭從竇入俯偃扶杖凡經六七
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
一頃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彩流光大者齊雉堞
小者雜毫芒奎壁交加星宿焜煌愈於寶圭不可

爲量數仰睇之如崩雲如飛幄如棟樑如榱桷俯
盼之如驚湍如怒濤如畦畎如邱阿如鼎俎如籩
豆祝敵笙竽之爲禮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
冑之爲兵戎具者如杵臼犁軸餅罌甕盎爲農庶
家所費用者如塔像臺案幢幡鐘磬爲僧道居所
巖設者如齊縞吳紵霜縑霧縠其文彩鋪張於樨
架如宏璧楚璞圓環方珖其雕琢堆疊於府藏其
朴如簣桴土鼓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嶺萬壑不
可殫盡或考擊之則鏗然如洪鐘轟然如震雷勵
然如長風吼衆籟冷然如飛瀑瀉幽谷令人神思

飛揚形容不逮但索筆書曰勾漏甲於天下而此洞爲勾漏第一旣而俯視之於下有涸井數十皆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白蓋坎離之交自然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粉道人云春水滿谷而砂始凝採者宿於其傍候凝白滉漾乃可取閒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事者以厚賞募少年乘索懸而入下方至地聞霹靂一聲若數千牛吼然少年驚仆久之乃蘇以爲遊觀者之戒自旦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饑乃側身由小道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傍羅週遍怪怪奇奇閒架邃延幃幄參差下閱齊房上聳觀閣玉精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四顧則飛簷峻宇嵯峨峻吸若過清都閭闔之下前視峰巒拱對列侍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入曰洞當從門出蓋古來謂此爲後門至是予大笑曰何倒置也凡居其閒有正堂在其中列舍揖其後今此門高數百丈與五鳳樓相似麗譙翼然內外朗然自庭徂堂高廣數丈如之何其後之也遂令置棧磨崖將來善書大其題曰白沙之門

韜直觀記

出白沙洞門而西左右皆小峰相對山北平疇孤
烟落照茅茨篁竹閒始有人居曰道村其東南諸
峰閒見層出寒松古樾蒼鬱香靄有洞掩映其閒
曰韜真觀中有石碣記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
及今近二百年醮壇道院故址盡沒榛莽道蕪不
可行予至亟令火而焚之課僕從葺茅齋一間爲
食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覺洞前山川
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林相對大冬
亦溫疑下積硫磺氣而然其一狹而長捫壁度穴
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

重如層樓復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
亂石崖立絕如人家假山有靡麗如羅縠者有雕
鏤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王者有漣漪如淵波者
其各體異狀亦多怪也讀其碣云巖洞多嵌空或
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陋之曰大爲洞小爲穴
凡石以嵌空爲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故今
俯觀者如綺疏藻井旁通者如甕牖圭竇凹者如
圈如白凸者如蓋如蓋陰陽闔闢呀天穴地豈不
奇哉乃實而夷之使吾不獲見造化之全巧顧不
惜哉茅齋之右有石窟高深丈餘古木垂蓋藤蘿

圍繞予終日坐臥其中遂私語其僕從曰茲觀當
勾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三里抵
普照巖前抵獨秀巖漁歌樵吹雞犬相聞吾儕得
三四人從者五六人相與耕田鑿井暇則往來徇
徻其閒或有葛翁之來秘方刀圭可幸而觀也因
問村叟曰道人有居此者乎村叟曰一老黃冠隸
名茲觀久矣然去四十里而家歲或一來來未嘗
畱宿予額蹙曰有志於此者何憚遠而不來有此
佳景迷不肯往世間凡骨何其滔滔耶

玉虛洞記

予寓韜真洞與道村老農周遊遍覽酷愛東南群
峰傑出煙林之表丹崖翠嶂與洞穴相閒晴嵐霧
靄變態無窮繚繞如城郭羅列屏幃堆壘如困倉
馳驅如車馬上而高室者下而突竈者浮圖而合
其尖者大圭而挫其首者如指日之戈如倚天之
劍如囊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象
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虛業列羽如壇壝
之俎簋尊登競巧効奇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不
能琢削雖龍衍之辨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韜虛
孕秀各有洞府但不能得其門入耳村叟陳訪者

頗曉通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久乃曰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官客來遊吏卒有追呼之擾若繕橋道備薪火尙有可爲其需物品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詈雖雞犬不得寧顧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遂止不復與語他日復來勞以酒食笑指觀旁一峰曰此念經窟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去跬步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由空穴數重至其腰有巖深廣二丈可坐臥外闕東野如觀畫圖循緣躋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峰頂

而出凭高遐矚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冷然御風之態旣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衝洞也復隨之從穴而入其峰勢支分派別開拓旁午紆餘屈曲如列衆柱而成室屋南北東西路脈交通火光四燭洞煥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者皆瑩如玉爛如銀也有潭碧色或云每枯旱時雲氣中蒸上徹霄漢如薰爐如吹甌雨必立至雨止則四風颯然橐籥而入蓋龍之升降也予謂此峰上摩天輪下控地軸其中洞然凝結如玉色而名曰念經窟觀衝洞皆不雅輒更其名爲玉虛洞云

巫山寨記

玉虛洞之坤維得馮道士石寨而望之天地設險
隱然鐵甕城也其巋然當前者排敵也洞然旁達
者睥睨也巉然下瞰者邏庭也峩然上聳者烽臺
也拂雲而鉅指者牙纛也射日而森布者干櫓也
屹立而齊整者守卒也踞坐而揮領者主帥也行
將逮門則橫屋駢羅曲蹬周遭萬兵叩關一夫誰
何風松鳴杵烟蘿張幕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
中規園二頃絕壁千仞十有二峰四廟一圍接郭
連郭前植樓觀後峙香爐左拱而俟右倚而趨其

色紫翠閒以尖峰懸崖卓犖連蔓噴吼怪奇可駭
可愕踵插重泉頂摩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
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還曰
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僊宴座壺中日月長
處乎不然則妙嚴圓梵大士如來光明藏也遂規
地薙草列石環坐且仰而嘆曰彼馮道士何人乃
託名於此而易名之爲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記

玉田洞在韜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
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偏塞難行獨

由中而八路分三岐右則坎阻香黑左則虛明爽快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夷通明可以偃仰其高乳則玉石流光悉具物象緣石棧行百步傾身而入乃至玉田其田數坵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平其塍畔皆勾續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皿所爲其傍有花瓣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皿日用銅銀爲飾造化巧妙瑣屑遂至於此安可以描模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增不減氣常溫和蓋萬乳所融洩耳越疆而東其

竅多鍾乳垂而四五寸者光采爛然時可採取舊曰石田予謂石田何所用之此正僊人種玉處遂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十餘仞其拘中瀦蓄湛然如梭藍潑黛厲風不動搖廣四五丈深莫測也榛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守鬼護其北流爲二池中有小島嶼狀其南則潛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入此似有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毗陳訪所導疑訪尙有隱秘處然遊觀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士人好事者亦往來山間三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子

觀覽之勝其鑿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踵至晨
夜囂呼擾及田桑則作俑之罪將何道之既而自
覺曰嗟乎簞食瓢飲芒鞋布襪曳短筇探鐵虎之
穴與猿狖爲伍世閒嗜好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
爲此來乎

普照巖記

普照巖距韜真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唐時
有草亭於上蕪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諗遽到
其麓從者厭高陟剪蘿蔓荆榛雜然因以菟窟見
欺予曰第焚吾先登既至巖下舊址巋然回首却

顧則西望東臯南北阡陌盡在足下黃坡翠巘與
石峰相閒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八閒數步上通若
中雷狀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玉貌立於旁堂之
中簾幙高張筵几肆列仰視則如玉京山紫虛府
鬱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室內恍儻森嚴詭怪絕特
令人毛髮颯然與月夜扁舟於千崖萬壑風烈水
寒無異其中僊壇臺塔低昂交錯靈旛寶幢霓裳
羽衣皆獵獵如龍天矯如鰲鼉扇如龜拆甲如麟
有趾以火燭之鱗甲耀目以物擊之聲響駭耳旁
睇壁閒則蟲篆瑣碎土壁成文綠質白章駢花鬪

錦濃粗疎密各有態度不知雕琢之奇繪繡之工果誰爲之當安僧迦於巖以實其名以傳不朽可也

獨秀巖記

度普照巖之西長坡巨坂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稀矣遠矚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廩狀意頗隘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韜真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千數人石乳掛壁上如彌陀大士像此又韜真所無者徐升其巔徘徊倚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

庸亦足觀者此蓋勾漏別峰也車馬往來距邑十里雲山莽蒼西八鬱平松灣竹塢樵木出沒此異人居止處倘在中州堂上列鐘鼓外來名士可時刻已平然遊遨寶圭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此奇勝倚忍畧耶豈以遷謫之故日懷惴惴憚於來遠耶將駐旌倚馬億億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有記之而斷碑漫版荒陋中無好事者爲之流傳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爲偈曰遠役鬼門關徧歷僊世界豈敢問丹砂庶欲銷堊礙此爲寫興而不能已者也

金龜山記

圖經俗名爲真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蒼蒼黃黃其背穹窿坡陀四垂首戴巨石高十餘仞峯巖突出閒色青黑且有口吻狀四圍遠近視之如真靈龜也天下峰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之像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真顧不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上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何如也是山最與勾漏爲鄰而龜闖然於洞前故附於圖之末

重修岑溪縣學記

國朝 劉昌言

岑溪僻靜天末閒於萬山重疊之側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聲教之訖稱最盛已歲丁未昌言承乏茲土視事之先一日謁見於先師顧瞻禮殿心怦怦動曰是非所以妥先師而廣教化之意也先時此邑無政又頻遭兵燹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稅糧紊而不清催科之法未善剔弊之道無聞所可爰究爰度者不可枚舉閱期年政有緒矣民用和洽爰告鄉達迄諸生毅然新之旣鳩旣僝其工不擾其材貞以良禮行用幣妥於先師

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式於是縉紳先生學中弟子儼然進曰侯之大有造於學侯之大有造於我岑邑也我岑邑世世以之不可以無記予惟古人有事於學校者衆矣事成則以諗於大賢君子得其一言以傳信於將來而粵在天末欲開關數千里乞言於當代大賢君子事誠不易如曰自志又近於喜事好名者之所爲不可以示後世而有勞勩於茲役者又不可以不書無已則志厥始末以俟他日考信者可乎謹按志岑之學翔於唐武德中歷宋元明數易其處其舊址在治東繼而

遷於迤北又遷於外城復自外而徙內城復其舊址則在萬歷之季年最後於城中故今學崇飾備於前制而不改其舊曰是便於朝朔望祀春秋也而或有按形家言謂合於相替之宜者前令詹侯爲之今茲成之其將有成大名顯當世者乎余聞而疑之夫國家所以設立學校之意何也三代盛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學自總丱成童至於白首黃馘未嘗遠於學其所以如此者何也凡以講明先王之道以爲國家他日之用也是故其所專志者孔孟曾思之書所早服者修齊治平之具而

博通而嫻習者絃歌爾雅方名書數之文章學成而賓於王上之可以尊主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次亦恂恂粥粥不失爲聖人之徒士所知止此已矣而以爲有速化之術求助於考卜之事茲君子所不道也且諸生亦知古今運會升降污隆之故耶昔也文學盛於鄒魯今也文學盛於吳越當春秋時吳越在荒遠不與會盟之列而今也敦詩說禮家戶可封視鄒魯無閒然豈非地以人重耶西粵之在前代無異於吳越之視鄒魯自近以來名公鉅卿閒世挺生他不具論卽如蔣少傅敬之呂

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乃前代所未有此誠頡頏吳越鄒魯之先見者也進而上之則有三試魁天下如馮叅政其人者亦粵產也以彼其人豈有他巧亦惟學夫孔孟曾思之書而得乎尊主庇民之道故一出而爲世之所賴諸生無務以名相高而求之不可知之數也惟盡心於聖人之道以不愧爲聖人之徒意必有蔣呂其人者出焉以應

國家之運岑邑雖小將爲今之鄒魯吳越獨區區科第之蟬聯已哉此所以崇飾學校以風厲岑邑之

意也多士勉乎哉茲役也經始於巳酉之冬落成於庚戌之秋余捐俸倡率維時董其事竭力殫心不避勞瘁者孝廉李君茂之力居多其左右贊襄者則有前上林令嚴君李奇明經高君熊徵至於岑之諸生皆鼓舞趨事功用遄成例得並書云

思明書院祀解先生記

康熙

國朝

高能徵

徵按省志先生諱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改御史永樂閒爲翰林學士直文淵閣特上方用兵交趾先生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

縣上遂疎之出爲廣西叅議尙書李至剛奏先生怨望改交趾嘉靖閒袁公表字永之吳縣人以僉事督學粵西初視學首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縉乎衆對曰無有袁公愕然卽檄郡祀先生云徵嘗讀先生洪武閒陳王道一疏曰陛下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十餘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人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慰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閒

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
詔出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
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
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
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溯唐
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
而隨其後又曰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
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刑
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
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

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又
曰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
簿書之期訟獄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
稱奇才云徵不禁喟然歎興曰先生真奇才也歟
哉其學似董江都其直似汲長孺其文似賈太傅
其正似韓昌黎遭際開創之英君而不得一行其
夙志謫廣西不已又謫安南李至剛之奏胡爲乎
使成祖以任三楊者任之其勳業治效當不止如
斯而已也及徵改調思明遍詢古蹟遺文棄帙斷
簡殘碑無不手錄考太子一泉舊爲土府書院永

樂八年先生謫交趾叅議嘗寓於此與其郡守黃君廣成尋芳咏詩結歡歲餘而先生始還今其長老尙能指其所過之處所題之景歷歷言之不置也而交夷沐先生之化漸染華風迄今其俗喜購書甚於中土春秋釋奠稱爲先師如朝鮮之有箕子也非其盛德感深何以得此乎徵因之有感矣當時至剛一劾交趾再謫蓋逢迎上意以排擠先生然使至剛不劾交趾不謫先生在梧粵不過祀於名宦已耳安能使交人奉爲先師懷其德教媿休箕子至於今不替哉然則士惟患無其德無其

才斯所至皆窒苟有其才有其德則安往而不利昔蘇子瞻謫惠州有詩曰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撞五更鐘章惇聞之笑曰蘇子尙耳快活耶復貶海南子瞻至儋州僦官舍以居有司不可買窰築室僦人運石畚土助之曰與幼子過讀書自娛又何嘗不快活耶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嗟哉先生惟數奇故不能安身朝廷行其所學以大庇天下蒼生然千百世之下觀其議論而想望丰采讀其文章而如見其爲人孰得孰失孰賢孰不肖必有能辨之者彼至剛之劾非所以擠先生乃所以

成先生耳姑置弗深論第書院之設原以助學校之不及如白鹿洞以朱子講學而名吾粵之宣成以張宣公之建節呂成公之誕生而名其他如嶽麓嵩陽以昔賢得名者類有崇奉今思明僻隅名賢罕至文教之興始自先生春秋俎豆微先生其孰能當之爾諸生肄業於斯誠能尊崇而效法焉將見學為醇儒直能匡主文可名世正不阿時出而仕也則足以致君而澤民伏而處也亦足以淑身而善俗庶無負誦法聖賢之意諸生成曰有是哉敢不惟命是聽因遂書之以為記

韓泉記并頌

國朝 高熊徵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靜四望如畫水聲泷泷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汲久而樂之已而嘆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非憾乎翼日乃與門人羅印義黃瓊楊楚生楊爾恆斬艾蓬蒿將取於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恆披而取道刈草至泉少焉荆棘開而嘉禾植蕪翳去而細流響滌之漉如視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採而烹之香如甘如

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僉
曰是泉之在此邇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从矣無有
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
賜不及此請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
圍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匪伊遲之山陡而峻
路絕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
溪以茲慨嘆胡然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瑳荆藜
叢穢莫得其所予曰闢之衆皆云可葺蘿惡木蟻
穴螺羸刈之修之拔之抽之旣滌流之又潔澄之
叢穢旣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冽
兮北流括兮嗟前之人胡弗得兮淪漪漣漪美且
甘兮當其未治鬱然荒兮今惟治之抑若芳兮濯
兮湘兮以秋嘗兮或烹或煮莫不臧兮頌以紀之
俾無忘兮

重修梧州府學記

康熙二十二年

國朝

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爲百粵總匯舟車之
聚貨物充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州等然
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爲必
爭之地迺者孫延齡之叛兩圍梧州十六年欣逢
光復吳世琮復圍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

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爲瓦礫之地而况夫子廟在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爲茂草謁朔望祀春秋有司皆瞻拜荆棘中蓋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卽檄各屬有司修葺破者補廢者建梧郡守藺君佳蔭首以興復爲己任鳩工庀材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鄉賢名宦祠敬一亭罔不輪焉奐焉翬飛鳥革而又繚以垣墻塗以丹雘蓋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改觀矣復得進士黃裳吉爲教授欣然協力以勸厥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

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售者五人僉謂非藺守修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校士抵梧循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閒幾爲遷改明成化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山一砥萬壑皆宗苟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而以教化爲務俾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講明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以亮節聞於明他如士威彥之保障吳廷弼之友

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子之得售而已今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有博學宏辭之選留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福諸生苟念郡守修學之勤而盡心於爲己之學勉爲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咸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爲記

梧州府學改建明倫堂記

康熙十二年

徐德秩

粵自漢元鼎五年下南越建設七郡而蒼梧始著

稱厥後交趾部刺史移治蒼梧廣信設鼓吹以崇威鎮而文物蔚起凡刺史之所以治其民與民所以服循於禮教者其激昂殆與長沙南郡等學宮之建肇於有宋任侯迭盛於前明韓鄧諸君子枕雲嶺面大江勢特聳傑顧明倫堂在廟西偏地獨下夏水時至潦積道塞不得行恆棄弗顧以故墻潰於腹而杜絮其中岌岌覆壓是懼德秩承乏攝郡篆三江西粵之會市交塵錯秀蠢雜處苟非有庶而富而教者曷以仰戴

聖朝嘉惠遠民德意克稱分猷宣化哉明倫興教之堂

也學官諸弟子員相與申其教而謹其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率履不越人盡有性也倫明則性盡而講肄之有地庶幾敦行之有基乎教授關子士勳司鐸而能任其勤者於學宮東南隅相隙選材繩匠撤敝易新經始於十一年春越季夏工竣居高明而席壇爽梧之人士囊經篋研以來相觀而善者希賢希聖弗讓於人也夫豈惟率作興事者之幸乎距堂少西則爲名宦祠梧學舊祇建祠鄉賢而於名宦闕如非典也乃鳩剏三楹與鄉賢東西並峙崇聖宮年久頽落謀

重建未果至是始去其鳥鼠之蝕榱楹之腐且朽者附以堅完復塗墍而丹漆之於是釋奠先師修虔修敬覺聖德之精微廣大佑啓者必隆其報而百爾君子沒世而人俎豆不祧者以風有位亦良盛焉此皆事之有關於教與學故辭不厭贅而類及之書曰惟天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子建中協和漸仁摩義風俗之成月異而歲不同蒼梧遐服廢修墜興自此扶倫植常交致其懿德之好而克順其衷將人文盛美孝秀咸登雖媿周雅

辟雍可也署守與百執事所爲納約以牖鼓舞記
載以落其成者斯物斯志夫

重建德清觀記

康熙五十五年

國朝 興永朝

梧郡據雲山之陽南湖潯北通灘順流而下則東
粵端州世稱三江鎖鑰古人量地勢立城邑實有
取焉夫有民以實之斯有神以主之治民事神政
之大端也粵俗民居多緝籬編茅迢迢不戒於火
每歸咎於火山因祀北帝以鎮其地故城內西北
隅舊有德清觀觀之傍爲五顯祠創建無考明嘉
靖年重建萬歷年始建天醫祠要皆當道畱心民

瘼之爲也梧之人歲時伏臘祈禳輒應嗣以兵燹
荒頽僅存基址康熙癸亥余啣

命分守蒼梧甫下車樂其山水之勝民俗之淳幾欲
與二三屬僚挹清風酌廉泉無忝厥職然而黷宮
壯麗壇墠俱存惟斯觀未復無以爲郡人所禳地
欲新之以王事馳驅不遑啓處乙丑春政暇始鳩
工庀材數月而廟宇落成真儀煥彩夫合列聖於
一廟使昭事者仰神威之赫濯而起敬生畏則鞏
皇圖者在斯振文教者在斯錫蕃祉弭災眚阜康民
物舉在於斯也且思古人名以德清誠欲使在上

者顧名思義而以德及人清以持已以躋斯世於
仁壽之域且祈斯神康福斯民風雨調而四時和
災沴不作而融風無虐俾民得安其上棟下宇之
居其於古人寧神以庇民之意庶幾其有合也因
記之以垂不朽云

觀瀾書院記

康熙

國朝

陳天植

嘗觀古之考治者以民風之盛衰驗治道之隆替
然而民風之所以盛衰者非民自能致之要在爲
民上者有以提撕而振覺之也梧雖遠居蠻服而
秉彝之良人固有之草上之風必偃惟視上之教

與不教耳而教亦有本必先自士始梧舊有築漪
東湖嶺表各書院教習生徒宜揚義理自

本朝定鼎以來繼多兵燹蕩然無存丙寅之歲

聖天子加意文明之治

詔內外郡縣修復前賢書院余不敏忝蒞茲土承

命訪之耆舊求其所謂築漪東湖嶺表者久已廢爲

荆棘蓬蒿矣然又不敢不奉行惟謹以仰副

聖天子作新斯文之至意乃於南門之東有前梧守陳

公諱鑑者祠宇一址世遠人湮復爲他人所有余

乃捐金售之命吏清其地而建復之顏之曰觀瀾

亦因地臨江潏瀾漪可觀而子輿氏有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吾願士子之習於斯者毋徒務虛名而忘實行毋止取春華而棄秋實惟期行修於躬孝行於家禮讓行於鄉井使民有所觀感而蒸蒸日上底於善此余之志也此余所以命名之意也諸士子勗諸予日望之是爲記

重修天后宮碑記

康熙六十一年

國朝

李世孝

粵西梧州府爲東西兩省之咽喉東郭郊關之內乃水陸之要津商賈萃會之地舊有天后宮郡城

受塵之氓爲奉香火歲月旣久風雨飄搖不無頽圯之患香燈衆會首謀所以更新之計費甚夥因之募於當道宰官士庶往來商賈隨緣樂助以勦厥工經始於丁酉季秋上旬落成於戊戌仲春中旬廟貌崇隆煥然一新觀者皆歡喜贊嘆志誠頂禮能使善心發見經營諸君子善與人同厥工茂焉粵考后本閩人世居莆田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神生於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昇化於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歷朝加封廟號遣官致祭祈禱獲福者無窮

大有功德於民舉凡四海之廣九州之大無不照
臨矧粵西由梧而上怪石巉巖激湍澎湃溯流上
者如登天順流下者若臨淵往來者各具戒心悉
賴我后神靈默相安流以濟是故履險如夷等於
坦途梧之廟貌宜大夫士庶商賈行旅喜助者衆
成之不難語有之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又曰非德
則民不和神不享矣我人其事修厥德以迓神庥
攸往涉川之利神無方而應無疆豈惟履險知戒
已哉守土有治民祀神之責者也故樂爲之記

梧州府社倉記

雍正二年

徐嘉賓

竊聞上古之世民風淳樸務本力農家有蓋藏後
世則風澆俗靡民鮮餘積歲饑饉道殍相望故賈
誼謂積貯爲民之大命所當深籌而預備也是以
漢設常平倉隋長孫平置義倉唐戴胄因之爲廣
惠倉宋因漢常平爲轉搬法淳化閒建置義倉淳
熙中紫陽朱子乃舉行社倉之法其法視昔而加
詳迨黃震又變通其法蓋合常平社倉而一之總
之不患無治法而患無治人全在斂散之詳明與
出入之總核耳今

天子愛養元元無時不以民食爲念積貯已遍天下矣

出入之總核耳今

深居九重之主

睿慮下逮窮簷而况有民社責者詎可不體

聖心爲心乎梧郡各州縣舊有常平倉貯積穀於公爲
歉歲之需而郡則無社倉更未有舉行者也地瘠
民貧之區勸之輸而罔應余於是捐貲一千五百
金買穀三千石擇地建廩一所爲社倉值春耕小
民乏食借給以資其八口豐年每石息二斗次豐
則收息一斗遇歉歲全免其息歲大歉卽以發賑
請之上憲著爲令念余先大夫居鄉生平慷慨好
施予捐困解橐拯貧起瘠憂人憂而急人急有袁

絲鄭莊龐德公之風余幼承庭訓矢利濟蒼生幸
得忝竊二千石未嘗一日忘愛養已溺已饑夙夜
兢惕民胞物與克殫厥衷割俸錢以實倉儲爲小
民有備無患之至計於以繼親志卽所以體

聖心推廣

皇仁俾民被澤考周禮救荒之政十二遺人掌邦之委
積余之區畫此儲蓄豈僅委積云爾耶惟冀後世
之賢太守時其豐歉爲經理且令吏胥不能行其
奸豪強不得侵其利更或擴充而增益是則余之
幸也夫亦梧民之幸也夫故誌之

華大夫廟碑記

雍正二年

國朝

徐嘉賓

慨夫青囊之書燬而未傳後之人神奇術而奉祀大夫廟宇徧天下余初筮仕桂林七星巖有廟焉刊療疾之方於版凡有疾者之血屬禱於神以籤占卜得某方服之無不驗及余奉

簡書守梧梧地爲三江之匯由桂平柳慶南潯諸郡縣左右中江各奔注折旋逶迤洄洑歷幽巖而經奧窟其閒虺蛇之所穴豺虎之所宅妖鳥怪雀之所棲遺穢於水故多毒梧人飲輒病而俗信巫不信醫病則延巫師祈禳所以梧人鮮業岐黃術

雖長桑秦緩亦却步余欲易其俗假神道設教爰自桂迎神於梧新其像妥其神仍以其方鐫版一如桂梧亦如桂之人病而占卜者日益衆服藥而瘥者十常八九神之靈彰彰如是余聞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余竊守是邦心懷民瘼就神之治病而教之醫以易好巫之俗庶其有濟於民乎余以其誠感格乎神明神用顯厥靈以佑我人民因爲迎神送神之樂歌於廟以答神庥焉

重修龍母廟碑記

雍正八年

國朝

甘湛泉

梧城郭北關外不數武許有龍母廟枕山之巔面
水之曲其卜築也不知建自何時始自何人乃考
之邑乘詢之鄉老相傳以爲在昔撫蠻滅寇大將
軍傅公會崇祀於此自是都人士女暨商旅往來
者咸奉禱焉則是之建所由來舊矣獨是神之慈
濟普照其神在天所以福城市而澤江湖者亦何
處而不然寧必於一郡一邑依依於廟中哉顧梧
爲西粵要衢襟連三江冠蓋絡繹行商坐賈往來
不絕亦一大都會也川嶽鍾靈藉神以顯故自有
廟以來世凡幾更兵燹頻仍興廢互異賴神爲之

靜鎮於其閒而廟貌之存歷朝不改胥蠻供禱凡
有所求靡不響應論者以爲此神通所致而誠無
不格有如斯也第以日久歲遠風雨飄搖垣墉楹
桷不無傾圮之虞適衆信共發誠心樂爲捐助爰
遵舊制鳩工庀材重爲修葺壯麗前門崇飾後殿
而右廊卽奉祀傅將軍之所莫不雕梁畫棟鳥革
翬飛煥然一新致令入廟生敬愈肅瞻仰視彼昔
日之舊制不更有美盛之觀乎吾知神所憑依將
在於是而其惠我人斯者當綿綿而未有艾也子
喜衆信之誠爲可嘉於是因其請而爲之記

重修頭門金剛殿水月閣碑記

乾隆十二年

陸綸

梧郡有大雄古刹卽光孝寺肇於唐代爲祇林之法地久矣唐臣祠宇近接如鄰準提高閣遙連爲脉晨鐘暮鼓禪梵之音相屬蒼柏有翠禽之集幽谿來馥郁之香斯奚不可以滌塵囂煩俗之襟而爲禪流棲寂之道場乎哉頭門三間前殿三間後山水月閣三間規模宏敞體制適宜當不知幾費經營而得落成也自唐以至於今上下千餘年屢經零落屢爲整葺完替之感因時而生豈得以佛教本空遂可寬其繼嗣之責而非若堂構之必思負荷也風雨剝落檐瓦傾頽丹堊盡爲減色漢銅之響鑄高閣無聲迦座之輝光閉庭間寂岌岌殆哉不免於墜廢之虞矣住持僧圓曦目擊驚心立單緣募相助鳩工尅期而竣將勒石以志求言於予紀蹟以垂久也書善以美施也凡皆得載於石者也因爲之記

重建冰井寺碑記

乾隆十三年

陸綸

井以寺得亦猶地以人傳也城東隅有蘭若室洄瀾映帶亭沼淵如其西北隅卽爲冰井自唐經略元次山有銘詞泉甘流洌遂與清風雅摯相照耀

於蠻區荒壤而有寺以永其名聿爲蒼梧之勝蓋
不同於凌雲之竇雙角之智久矣逮今檐瓦傾頽
堊丹減色住持通存目擊情黯緣募於紳士村民
復鳩工庀材而整葺焉輪然奐然不減疇昔之幽
趣而更加點綴以成泉石山林之致元公之蹟不
有因寺而益傳者乎記之以垂永久可也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并序

唐

于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
者曰隴西李某利澤及於裔土美化被乎遐毗是

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
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
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
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獨泊於士吏相與
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
其德光視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畱後
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牢始以文學居辟選之
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
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

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
海孽比境雜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轉徙
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薦傷痍安集疲耗懼
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
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
時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
舍寇賊之爲縲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
以順禁人民之相擄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
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炎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
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

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
枝幹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
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
責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
而不污未嘗有貫貸勤負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
足以照遁情隱慝而不爲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
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室枝
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誥府君之曾孫宏農郡大
守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
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

柔良高明而疏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任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輶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綱紀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師之貴復爲宮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詘之春秋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爲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曰帝念南方迫界蠻彝人新被寇歲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牧之匪直勤身亦率其屬瞻我貧賈

字我悖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旣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群族孰不蒙福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刊石垂休

送王及之容州序

唐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濂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

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
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
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
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
叟者及見集作到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
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
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梧郡陳司馬蘭砌遊勾漏序

徐棻

夫宇宙無窮勞生靡極塵容俗狀都來巖岫之譏
漱石枕流誰負烟霞之癖是以一邱一壑至人自

具深情而勝地名山高士每勞延想矧茲勾漏尤
號丹邱連都嶠以嶙峋故有金銀三島跨鬱林而
秀特遙聞翠黛雙峰何勝地之不常乃於君而獨
往挂帆湘浦初疑郭泰輕舟躡履梧山正擬王喬
舊舄捫蘿攀磴行行直迫諸天挹露凌風去去獨
窺靈岫入眼芙蓉欲滴雲傍人生摩空翡翠橫披
山從面起青蒼盈袖恍然蘿薜仙衣金碧滿懷宛
爾霓裳羽舞應接如山陰道上低徊豈闕里祠邊
於是君本穎人頓舒懷抱一聲長嘯鸞韻驚飛半
壁長吟蟬琴答響俯視一氣不辨皇州仰面千尋

別有天地窺扶桑而眺北海冥冥氣稜全消騫大
翼而起南溟隱隱波濤迅發探珠宮之玉笈子晉
班荆拾瑤草之金光羨門貽佩白雲怡悅弔仙令
於千秋元塵居遊遲美人於一水不復聞雞犬之
音矣豈更憐牛馬之走哉維時僕畱滯下方棲遲
客路仰勝游於天上何殊濁水清塵懷幽賞於風
前不啻河山咫尺無緣縮地羨颺發於長房祗哭
窮途作猖狂之阮籍萋萋芳草旣憶王孫落落風
萍復羈游子人世之攀躋有幾山靈之把臂何時
猿鶴多情君自此遠矣江山有待予將日望之聊

索枯腸狂歌短韻懷人天 從今誦白露蒹葭送
子江干向後阻暮雲春樹別離何足嘆山水有清
音歌曰風瀟瀟兮白苧衣水蕩蕩兮蘭棹飛訪丹
砂兮玉露晞駕赤虬兮弄朝暉道鱗鱗兮山鬼窺
倒接籬兮送將歸采金光兮不我遺

文公會田序

國朝 高熊徵

昔范文正公設義田立義學以資其鄉之困乏教
其鄉之子弟眉山蘇氏亦有義田以周其族人好
學之困乏者而橫渠張子亦嘗欲效井田法以其
半完國課以其半養賢周困皆此物也此志也嘗

見今人布施僧道供養佛老以邀不可必得之福雖揮千百金盡心力而爲之至於延師教子有必可得之福顧吝惜焉而不爲往往有賢子弟以無資廢學者多矣是舛也今文公書舍成衆議所以爲祀者欲做文正諸公義田之意因各贖資爲十大分每分一金輪年生放名曰文公會本三年之後取息以漸置田名其田曰文公會田除春秋奉祀文公外餘以爲子弟燈油筆墨之資十年之後息多田廣所以延師教子者在此所以養賢周困者亦在此將見子孫賢俊絃誦成風無疆之慶不邀自至以視夫布施僧道供養佛老其爲福果孰得而孰失哉謹序

梧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考說 各雜體附

三江源流考

國朝 高輯

粵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滙流曰
 灘江曰左江曰右江灘江源出與安縣海陽山九
 十里至縣北天平石為羨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
 曰灘灘湘而為渠秦將史祿所鑿靈渠也遶縣西
 南行四十餘里合鳳源水 俗名清 又八十里合大
 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

義寧縣北七十里有義江至蘇橋流分爲二一西

八永福達柳慶一東歷銅鼓墟合南渠作陡過涼

風驛合相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東合樂川

思江入離出富川並匯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

勤廢縣合濁水江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

至昭平上五里江廢縣合招

賢河温湯泉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

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面

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估客駭目驚心惟靈渠

水細蒼梧浪平戒慎之心差釋號灘之苦亦少息

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

城東爲左江左江之源有二出安南夷界十萬山

經上思州流遷隆峒下思明州合交趾河出高樓夷州

下寧明州合龍州江出廣淵夷州經下太平府合

通利江出鎮遠州筆架山下新寧州合馱排水經

陽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爲交趾江左中之左

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劔塞市合泗城江

下田州奉議州上林土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

合南流江出思恩府綠甕江出永至合江鎮與交

趾合者爲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寧府

合八尺江出交趾下永淳縣合陳埠江出欽州經

橫州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合浦縣在貴下貴縣合

境靈山縣入

橫眉江出鬱林州大容山與桂平界至潯州府東會左江者統

名左江潯州城西為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經

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遠縣合浪溪江一出永寧

州一出義寧縣下融縣合帶江融城濠壑至柳城縣合龍江是

為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水

出思恩縣至慶遠府合小江河出天至柳城縣合融江是

為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城

三面合洛清江溯維容永福水由南渠入相桂林

西北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源出雲南入貴

飲冬春清淺難行舟經西隆那泗慶西南諸水又

會焉下武宣縣合斷藤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統

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東傾合大隍江從弩灘分

廢州下平南縣合白沙江通容蒙江源出永安州下

藤縣合繡江通岑容下梧州府合灘江是謂之三

江三江既匯盡注於繫龍洲出廣西界合開建水

出富川經下封川合羅旁水入西下德慶州合蓮

灘江出羅定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墨硯洲至九

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清岐口出懷集經下思

賢濬合滇江出南雄府經始興下三水縣趨佛出

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橫州烏

木少所志 卷之二十二 三
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劔武宣之弩碧斷藤皆
亂石橫江與濤廻漩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放灘
轉角之險而多烟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浪一
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潦放舟山飛樹走朝辭八桂
慕蒼梧蓋同一江行之樂已

立志說

明 吳廷舉

君子所就之大未有不由於志之大者志也者所
以期其所至而求必至焉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
焉有毅然必至之志而終身不能至焉者天下未
嘗有也有不能至者必其志之未定也志之未定

者汎然而思率然而行忽然而罷茫然而無所報
者也其又有嘒嘒然曰吾將如是吾將如是而行
不逮焉者此孔子之所謂狂大言無當其中未必
定也是二者皆不足爲志焉夫志貴夫定而尤不
可不審乎其初其初志於富貴則所以終其身者
富貴也志於功名則所以終其身者功名也志於
道德則所以終其身者道德也是三者志一異於
初而終身人品之高下邈乎不相及未有志以富
貴而能進於功名者也未有志以功名而能進於
道德者也故曰志不可不審也昔者伊尹之耕於

有莘之野也其志固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顏淵之居於陋巷也其志固欲以聖人爲歸也是故尹卒爲王者之佐淵卒爲亞聖之徒古之人其所志者大故其所就者大也秦漢以來世道猶江河之日趨也爲士者往往以富貴爲慕以聲華相尙其志之卑人之陋無足齒者其間有志之士亦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號爲儒者亦徒竊其近似而無道德之實甚矣豪傑之士之難見也吾觀程伯淳自十五六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已病而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志之大有如此者而其所就爲天下完人爲龍德正中范希文自做秀才之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之大有如此者一日仁宗大用之而事業顯於天下嗚呼伯淳者豈顏氏之徒與希文者豈伊尹之徒與豈所謂豪傑之士曠百世而一見者與蓋嘗試論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閒固當負荷天地之事直上與古之聖賢爲徒而士之卑卑者有所不屑直以天下國家爲吾分內而規規於尺寸之功者有所不爲伯淳何人

也希文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何畏
彼哉其志愈堅則其爲之也愈力其爲愈力則其
齊之也不難故志乎二公者則亦終爲二公而已
矣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者竟成此之謂也若
夫立志不高而安齷齷靡靡者之爲則語及二公
必曰彼昔之所謂大賢者君子也我何人斯惡敢
望彼哉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爲之則人皆可
爲堯舜而塗人亦可以爲禹不爲則曹交之食粟
孟子之所謂未免爲鄉人也亦何憚而不爲哉故
夫自謂不能而不爲者自暴者也謂我能之而不

爲者自棄者也謂我能之而爲之而不力者自畫
者也是皆無志者也是其見之不明初之不審也
嗚呼天下有志者寡矣吾誦胡文定書其亦有所
感也吾讀王東石卷其亦有所慕也故著此以勉
多士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吾深慶也幸也

傳經書院說

國朝李紱

大江以南經學自陳長孫先生始左氏藉其言得
立學南方學者當百世祀之而不祧者也先生蒼
梧人於梧士尤親切屬梧州徐守闢書院課士來
請名因題曰傳經俾梧士知興起焉徐守大興人

有志於文教并書之以勸來者

賦役議

明楊芳

國初之制百十戶爲里丁糧多者爲長每里十甲首戶百卽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圖分十里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公賦公甸皆里正董之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歷年漸久徵輸之制名色繁多曰額辦者以物料爲貢有定額者也曰雜辦者藩司承部不時徵派無定額者也
有定額者民猶得按額而輸之無定額者吏巧爲名色今日曰奉計部明日曰奉繕部今日曰奉司

文明曰曰奉部文今日曰正編明日曰加編頭緒
絲棼里長茫然莫知其措則不得不多方以應之
至於差役其繁滋甚見役里甲賦錢於官曰綱銀
曰辦銀有司復懼之令直日供具無名之征紛然
四出卽百緡不以抵數窮鄉小民白首不識官府
僱人代值月費數十金里甲大苦及編均徭又復
取盈其最重者莫如庫子夫甲廩保諸役上司行
部使客下車下程夫役之費急如星火而郡邑長
吏諸餼務咄嗟立辦大都廩編一兩費可百餘金
庫子編一兩費可數百餘金至兵役繁興衙蠹蝟

集編派彌多民不勝弊破費鬻產逃亡者相踵矣
 自一條編之法行之兩浙諸藩多做而行之其法
 合一邑錢糧分爲四差一曰里甲則課程公費之
 類也一曰均徭則柴薪皂役之類也一曰郵傳則
 水陸夫馬之類也一曰兵欵則弓兵民壯之類也
 通括四差之數每歲幾何每米一石酬銀幾何一
 切僱役官給之費而民不與焉然後編爲成書刊
 爲由帖上無以飾憲司之觀下無以掩閭閻之目
 貧富適均出入有度雖聖哲復生莫之易也至若
 補偏救弊之權則當責之有司

其他之由專官何樂以爲也
 貧富適均出入有度
 補偏救弊之權則當責之有司

廣西行鹽議

國朝 高熊徵

行鹽一事職親承憲諭無非裕課便民洞悉各商厲民虧餉病源革目前之陋弊圖經久之良規無微不至燭無慮不周矣然考古鹽法之善無過劉晏其理鹽也不過於出鹽之鄉置鹽戶所煮之鹽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故鹽得常平各縣有各縣之引不得任其所之也專行官引禁絕私鹽則非俟商絕鹽貴

然後減價鬻之也鹽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財必委士類今商皆積賈惟利是罔卽僉士商亦豈盡得其人不得其人則徒滋紛擾法雖甚善利害仍相等耳查粵西往例每引至貴該銀八兩三錢零今每引止銀六兩六錢三分零耳而昔日之鹽賤引能多銷今日之鹽貴壅滯不行其故何也蓋粵西自古行鹽之法不論官民商賈但有資本者皆得在東買鹽惟於梧州立廠以權之每鹽一包梧州納銀三錢平廠納銀一錢二分桂廠納銀一錢七分任其發賣官無考成之責是卽劉晏但鬻於

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經久無弊康熙元年廣東撫憲以鹽引滯積具

題前撫金始行文各處計口授鹽於是各府州縣俱有定額彼時吏有賢不肖民有巧拙其賢有司雖奉上法亦卹民艱開報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專事逢迎務爲苛索乳哺之子盡行開報民之巧者互相隱匿丁多而派鹽最少民之愚者無所覆藏丁少而派鹽反多其始之立法各處設埠按額行銷未嘗不善而其究也可行鹽之處得鹽反少發賣既速別處之鹽不得攙賣民苦淡食其山高

水峻不能行鹽之處得鹽雖未嘗多而壅滯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運脚費出其中鹽價日騰民不能買尤苦淡食縣官既畏考成之責罪文與商多有交於是任商開價按丁發鹽追呼遍及雞豚敲撲盡於閭里民不聊生甚於青苗之害矣厥後不能行鹽地方乃有寧願釀銀銷納乾引聽從商人別處發賣者矣此當日傳將軍在梧日久日擊其弊故特

題總商通融銷引地方官無僉商派食之累而商人盡握利權低昂任意民食貴鹽引額仍滯其弊又

木少所志 卷之二十一
有如今日者要而論之有近鹽地方有不近鹽地
方近鹽地方私鹽必賤窮苦小民趨賤避貴雖髡
刑日報欲求私鹽之絕不可得也不近鹽地方私
鹽既無官鹽又少雖出示嚴禁欲商人之不高擡
其價亦不可得也蓋粵西鹽法之弊在按額行銷
而按額行銷之弊總在能行鹽之處苦鹽少鹽價
高擡不能行鹽之處苦鹽多欲不派之百姓鹽滯
不行則病商且病官鹽而派之百姓則追呼不及
病民則病官何則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額引既定
國課不容虧損古之良法豈能復行救時之政但如

憲諭革去東商令總商實開拆引之費脚價之費
其過濫費與各陋規盡行查革總於梧廠合計其
到鹽之多寡定其價值之高下任其通融各處發
賣而不能行鹽之地派幫拆引之費庶幾

國課無虧公私兩便然而總商盡握利權又實難其
人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是在大宗師擇之而任
之耳職生斯長斯稔知其中情事仰承明問具見
愛民諄切至意敢不備摭所見以對惟採擇行之

岑溪論

妖寇論
 康熙八年
 今之無為教即古之白蓮教也聚米燒香妖言惑
 眾不特無知之民聽之即有識之流亦為之風靡
 何也或謂此輩有異術為妖鏡令人照之見幻相
 焉又能遣紙人馬故從而信之共稱他日彌勒佛
 出世近又有稱馮真人者云能縱狼虎食人若不
 從其教必有狼虎之患噫何其愚耶彼彌勒者佛
 也馮真人者神也豈有神佛教人謀為不軌而陷
 於災禍乎總緣人有妄想癡見故為奸宄之所欺

妖寇論 康熙八年

岑溪父老

今之無為教即古之白蓮教也聚米燒香妖言惑
 眾不特無知之民聽之即有識之流亦為之風靡
 何也或謂此輩有異術為妖鏡令人照之見幻相
 焉又能遣紙人馬故從而信之共稱他日彌勒佛
 出世近又有稱馮真人者云能縱狼虎食人若不
 從其教必有狼虎之患噫何其愚耶彼彌勒者佛
 也馮真人者神也豈有神佛教人謀為不軌而陷
 於災禍乎總緣人有妄想癡見故為奸宄之所欺

誘耳康熙七年容邑妖人馮四彭奇糾黨破城寇
及岑境幸本縣劉公昌言威德方畧一鼓而蔡捕
鵬發箭隕旗徐城守國才挺身破敵遂爾披靡而
去再鼓而羅青矜天業之追捕竟獲渠魁黨羽全
消一時平靖及詰其有妖術爲何就擒二賊竟供
烏有然亦果烏有耳使果有妖術卽當所向無前
萬一敗喪亦能亡匿漏網今旣得而擒之皆無所
逃免則妖術且不能自庇而能庇人乎哉闔邑目
擊此賊未得富貴先受誅戮有識者可不鑑其覆
轍乎接壤起禍事屬震鄰雖渠魁已殲而根株難
滅死灰易然凡有地方保甲之責者偵知聚謀何
處亟當出首撲滅以免株連當事者亦勿諱病至
復烏合鴟張也

與高熊徵書

國朝 金光祖

岑事危疑之日足下獨能以大義曉諭將士具見
維持不佞之待唐遊擊非比尋常旣特眼視之自
特眼拔之又安能令彼久居人下耶從前戰功徐
當彙敘其請添營制已移撫臺會題矣若梧州鎮
將寡識渺見殊昧大體不佞業切責之當令硃執
自醒也高涼乞撫不佞當已覩破刻下調師力勦

閱足下指畫如揣魏博時合機宜頗見同心須密
囑唐遊擊整搦以待調勦乘此機會懋建奇勳可
也滇逆駐橫之息已囑唐遊擊黎令密探回報亦
煩足下共商行之不既岑志

再與高熊徵書

金光祖

初七日得來翰俱已領悉馬踏石一戰皆賴宗社
威靈將士用命倖以成功謂可乘勝長驅而滇黔
柳桂諸逆蠡起蟻附列營神電四境騷然他不足
道若馬逆負恩反噬天奪其魄自來送死千里疲
驚因而破之便得席捲南橫全師版宇遲遲吾行

亦持滿而發之意思門下自諒之也目下正在合
兵會勦唐遊擊用當一面未便遣回岑邑虛聲不
過狡賊詭計卽有驚息藉門下與行閒弁兵同心
協力衆志如城奚患小寇耶別教更見壯懷欣喜
之甚李雷州伏節不屈百口並陷可謂粵西有人
附聞以慰餘不盡岑志

與高熊徵書

國朝 傅宏烈

不佞於門下相知有素前在艱險中尙力爲保護
周全今日自當始終提拔但以西粵未平未便題
請故先給同知銜劄委以團練名色乃一時權宜

欲門下以此便於約束鄉兵原非題請實銜也今
在岑官兵多已撤回止量留駐守希門下協同文
武各官殫心堵禦安輯此方勸諭輸將爲福桑梓
便是莫大之功不佞當力爲展驥斷不有負也率
復并候不盡願言

岑志

祭舜廟文

唐張九齡

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
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
屋之尊巡狩而來殂落於此倦勤之造永結於黎
庶惠懷之仁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遙威靈如在今

聖朝紹興至道愍茲遣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
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
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
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
明亮斯欽到願俯垂真祐俾輸力明時尙饗
隆慶二年諭祭吳清惠文

惟卿長才大略直節貞心奮跡甲科歷官中外志
操堅勵風力素持禁索括於諸方罔避權璫之怨
革舶司於一路永留清白之聲剛直久彰要華薦
陟嶺表振旅掃海甸之妖氛江右分臺伏姚源之

寇孽勲勞懋建邦土載司威名夙著於生前與論
翁歸於身後顧惟恤典未及舉揚茲特追褒爰昭
懿德既遣官而諭祭復節惠以易名恩渥攸加爾
靈祇慰

祭四義士文

康熙五十五年

國朝

高

輯

維我

聖皇御極迄茲五十五年路不拾遺人遊豐亨之化日
夜不扃戶世樂熙皞之堯天九州盡冠帶之域四
海絕烽埃之烟獨粵僻在天末而岑壤接東偏初
猶狗偷而鼠竊漸乃斬木而揭竿數縣悉遭其剽

掠永業屢觸其戈鋌軍民股栗偕竄爭先爾義士
海芳狀則魁吾力如虎兕總練半鄉長城是倚鼠
輩鴟張每深撫髀蹂躪雖非其鄉震鄰亦用爲恥
去歲十月探丸羣起掠藤邑而欲東駐蓮塘而不
徙海芳奉委堵禦謀於老李而率強弩夾伏山圮
我誘之迫可殪吾矢李亦同仇共期滅此詎知運
厄賊謀愈詭寒日將斜空山欲紫海芳攘臂大呼
裂眦嚼齒手刃三兇橫衝賊壘伏發溝中結纓以
死老李憤躍揮戈雪恥雖堪賊曾竟啞虎尾雙頂
廷華毫無畏蕙畢命疆場何如床第哀我良人同

時俱已嗚呼壯哉人誰無死死難其地凜凜剛風
巍巍正氣甕山瀧水長流千古之英靈勇將謀臣
有愧一腔之忠義嗚呼壯哉使闔邑之守土者皆
爾也賊豈能越吾土而輕肆惜乎力竭首碎莫伸
滅賊之心振腕拊臂空下英雄之淚嗚呼已矣壯
士逝矣岑之殺賊寧復有若等之忼慷而果毅者
乎然而方是時也日星慘淡山岳陰翳義魄忠魂
死當爲厲其殲厥渠魁執彼醜類使風鶴草木之
皆兵以顯爾捍衛維桑之夙志吾等臨戰場而酬
酒能不追傷而雪涕靈不昧兮行空尚彷彿兮來

至

交州牧箴

漢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
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
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
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
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航海三萬來牽其
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
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艱難泉竭中虛池竭瀨
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總府題名後跋

正德八年

明 湛若水

總府者三府同寅協恭之地也書稱三后協心易稱二人同心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總府之設凡欲以協同也府創於總督韓公永熙總鎮陳公總兵陳公贊成之府題名肇於今總府竹田林公舜舉總鎮潘公世貞總兵郭公世臣贊成之自陳公迄潘公總鎮者凡七公自陳公迄郭公總兵者亦七公自韓公迄林公總督者凡十有五於是乎總府始有題名記而缺典肇修蓋公於撫綏之餘海隅平定之後尤欲以繼往績而示來世其有功斯

府大矣若水適以安南之使道過蒼梧而見夫三公者禮遇甚勤閒嘗道三府之事潘公曰子豈有事事哉子惟以靜以鎮子應曰然林公曰子職無所弗督督責在子子應曰然郭公曰子惟戎事是總其敢弗虔子應曰然若三公者其有不協同者乎然而自三公而上等而辨之其然與否者可知矣雖或繼三公者其然與否又可數而知矣是故後之觀題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也賢某也不賢某也協以成功某也乖以僨事其將起敬起畏是傲是懲勿使後之人復議我也林公遂俾予跋

於下方

漢丁孝子辯疑

國朝 孫士恂

蓋郡邑之有志以傳信不可以傳疑凡山川人物名宦流寓之類必可信而後可傳不可信寧不傳焉岑邑志惟錄本緝閱既畢其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無如鄉賢漢丁孝子爲最嘗見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名宦不載丁蘭而人物載丁蘭則蘭非仕於野王而產於野王也夫何疑且蘭列人物而不列流寓則蘭爲野王之土著而非野王之客籍也又何疑又不列他省名宦與流寓而僅於

人物下詳其刻木事親及吏嘉孝感之事則其定省溫清迄無虛曷出告反面莫敢遠遊事死如生殆以供爲子職終其天年則蘭旣不糊口四方必不托足於岑邑也又何疑况廣輿記載廣西梧州府山川有丁郎山註云岑溪孝子丁密故居在其下訛傳爲丁蘭至本郡人物不載密姓氏密之生於何代仕與不仕亦未有及夫廣輿記乃雲閒陸氏周流四海十易寒暑三易屬草然後成書其蒐羅詳確知丁郎之爲密又確知岑人以蘭易密之爲訛而後操觚以訂踏駁則丁郎之是密非蘭是

二非一較若列眉不類魯魚亥豕之謬也更何疑
今本邑鄉賢祠內中央祀主題曰漢河內太守孝
子丁公蘭字密神位及查邑志人物首列孝行丁
蘭字密漢歸義鄉人因詳及刻木一事與河內所
記大同小異而未又繫以孝廉辟爲河內令官至
太平府知府揆厥所由蓋因丁郎墓道原有漢孝
子碑日久沉淪以致書名書爵書事實俱屬牽合
附會其閒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蓋有數
端請得而悉數之攷諸沿革漢之河內卽今之懷
慶此郡也而非邑也郡則有守而無令如稱令則

令之河內矣邑名河內始自隋在漢尙名野王漢
爲野王令無河內令且郡名太平始於宋守名知
府始於明在漢屬丹陽漢爲丹陽守無太平知府
奈何因一人履歷之舛錯舉一代因革而遷就之
乎夫蘭向與帝舜並列二十四孝特祠奉祀與省
城虞山帝祠遙爲配享諒亦無媿但密以孝聞當
年宗族比閭必非謬獎迄今家喻戶曉詎有虛聲
何遂不與本邑先賢齒乃媚其遠者疏者忽其近
者戚者也存則視膳問安歿則享祀不忒瓶罄壘
恥凡爲人子罔不怵湯靡寧而况於孝子乎迺蘭

之二人與岑毫無瓜葛儼然追祭於東郊而密之
怙恃在岑實爲桑梓反同若敖之祀又奚以釋丁
郎終天之恨耶且蒼梧之野大舜南巡所蒞涉彼
虞山俎豆森列宜矣蘭則生長河內足跡不離子
舍皇華江畔蝴蝶山陬何因不遠數千里載往載
來與岑之先達配采芹而陪釋菜乎矧鄉賢祠內
如周梁羽廖諸公宦蹟輿評班班可考岑雖蕞爾
巖邑門內之行誰無父母何致近遺五黨遠取他
邦先正之典型如在諸公得無怨恫也哉載稽歸
義鄉丁之氏族不少槩見然通邑編戶尙有晨星

落落其閒寧無密之子姓一旦升於士類列於宮
牆瞻仰巍然首席者將以爲祖耶實交州之雲仍
胡爲乎野王之苗裔不以爲祖耶豈人盡芝草醴
泉舉木本水源委諸草莽付諸東流乎廟廡之右
正襟南面盡岑邑之音容也則蘭必自視若贅疣
然祝史陳辭實野王之名諱則密反似爲不速客
彼此可嫌倘灌地迎神之際二公俱退讓不前將
虛席以待未免減色其奈之何夫不可信而可疑
可疑而不可不辯者有此數端奈何辯之不早辯
也士恂忝司民社日以釐正爲念爲岑邑畱一信

史席未暇暖掛吏議又值干戈四起株守危城驅
命有如朝露待罪之餘輒因所疑不敢重誣先哲
以自誣漫筆表此俟後之留意考覈者

花洲示

國朝何夢瑤

爲照百花洲者南儀勝地岑邑靈區載在志書冠
乎諸景秋濤夜月何殊白露洲邊古樹寒山恰似
姑蘇城外渭濱環翠同吟夏彩之詞泗水媽紅共
識春風之面珠江花藥差可方之漢渚琵琶嗟乎
後矣蓋緣明季儒學鍾公孝廉廖李兩公選勝搜
奇追訾家之方軌尋幽剔異陋馬退之新亭蓮社

斯開花宮爰啓旣構蘭若以棲緇素復捐寺田以
供伊蒲維時六祖談禪一心與旛風俱靜生公說
法百卉偕花雨爭香無何劫火洞燃禪燈乍暗魔
高一丈世甫幾更乃有稂莠之徒敢冒檀越之後
任情蹂躪肆意憑凌遂使翠竹黃花悉成灰燼長
松細草日就凋零本縣目擊心傷廢興頽舉南山
定判黎邱之鬼方潛茅屋題詩妙高之臺如舊慚
無玉帶可鎮空門慮有山魈重侵淨土合與寺僧
居民約嗣後仍有冒稱山主吞占常住田產及盜
伐洲中竹木者許寺僧立即稟究僧等更當恪守

清規隨時修葺寺宇培植花木以壯勝觀母得招
邀匪類玷污佳境庶山清水秀永懷前哲高風松
茂竹苞長樹千秋嘉蔭

丁孝子墓碑

乾隆三十一年

周春

知縣

岑溪縣治東十三里有蝴蝶山一名丁郎山山麓
爲後漢孝子丁密墓縣志稱密字靖公歸義鄉人
性清介事親盡孝遭父喪廬墓三年雙鳧馴伏後
母喪廬墓雙鳧復至南齊時刺史范雲遣使祭墓
墓舊有碑元季沉於水後人因不詳事蹟遂訛爲
刻木之丁蘭復創蘭字萊坡舉孝廉爲河內令官

至太平知府之說俚俗無稽可供一笑蘭與密顯
屬兩人本不足致辯蓋自後漢迄今已千七百有
餘歲矣永業連城南儀州之建置屢更生長於斯
者不可勝數也而姓名不朽埏隧猶存惟孝子一
人耳孝庸行也當孝子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
初何嘗計及於里黨之傳述而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其理固不誣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
見此邦人士聞孝子之遺風賢者勤而不肖者悔
相率而化於孝德不亦休乎余謁拜墓下禁樵採
且樹之銘曰

此丁孝子之墓也孝子葬於後父母葬於前異驕
孫之祔也林澤何以茂乃今而知其故也作此銘
辭以詔行路也

鄧公廟碑記

乾隆三十一年

周春

生以方術聞死以神道顯自古有之莫如後漢東
陽趙侯余由浙東江右楚南入粵西境見所在崇
奉千百年如一日乃知范書本傳所云尙未盡身
後之異蹟也岑溪有鄧公者諱清字子真明正統
閒羽士也習符錄有驗一日雷神下擊觸穢而墮
公咒水洗之雷神飛去自是法益進歿後鄉人廟

祀焉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奔走而祈福者無
虛日至於今勿衰以此觀之殆趙侯之流亞歟公
有子曰明亦有道行能世其傳此又趙侯之所無
也公晚年卜居善村相羊山水獲老壽令終較之
東入章安之事恐趙侯且有所不如也公廟食七
鄉凡數十處其在通濟橋側者乃趁墟所必經余
爲作鄧公廟碑系以辭曰金書玉券紫文丹章道
家者流科儀煌煌度人濟物功德無比何以報之
立廟以祀邇迤帽山瑋琮瀧水巨棟高甍妥靈於
此神之降兮靈旗蜺旌神之徠兮鳳管鸞笙焚以

香楮薦以醴羹白叟黃小拜跪中庭巫前陳詞百姓安樂風雨時若瘴癘不作匪神之靈誰克保障勒諸豐碑用昭神貺

徵脩梧州府志示

吳九齡

示爲預行探訪以備纂修事照得徵文必兼求獻考古乃以證今表微闡幽則人知自奮修廢舉陞斯物與維新郡邑之有志非徒以載井里山川而已殆將以施教化出政令鏡得失寓勸懲而大有關於風俗人心者也查梧州府志自康熙二十六年東甌陳公肇修以後距今七十八載未經重輯

舊刻久矣模糊版片類多朽蠹以致五縣邑志亦或有或無並皆殘缺伏思閱歷

三朝之雅化遭逢

列聖之純禧文教覃敷於遐荒車書朗增於統志凡山陬海澨彈丸蕞爾之區莫不按圖披籍燦有成編况我梧爲南交名郡西粵首疆橐鑰三江屏藩八桂信民物殷繁之會而衣冠文物之邦也可令圖籍茫然章程缺若禮委草茅官荒雲紀是豈惟守土者之失職抑亦都人士之所共羞也本府下車以來卽有志斯舉方政務之未遑亦載筆之維謹

茲與分府協共同心懋勤交贊行將卜吉開館於
傳經書院夙夕敏皇以從事焉雖然歷年既久則
稽考爲難檢案牘而無存懼傳聞之異說恐掛一
而漏百致傷畧而譏繁將沿襲以支離更舛訛於
傳會脩而失誣轉不如不脩之僅失攷也此皆由
見聞未廣咨訪不勤莫覩遺文罔徵黎獻既未協
乎輿論詎克饜夫群情自非詢謀僉同奚以昭茲
來許本府虛衷集益志在博採無遺冀爾士民共
襄盛舉或青箱世業家傳必有藏書或白首窮經
身後猶存遺稿或畱心紀載托野史以續稗官或

雅志搜羅誌嘉言以傳懿行或服疇而食德能述
舊聞或擊壤而鼓歌知談往事凡有關於生民利
病之故政治因革之宜災祥水旱之由忠孝節義
之美筆之於簡識之於心者均當確抒見聞以資
採擇限一月內呈送本縣彙詳誌館所有書籍卷
帙以及詩文稿本各開清冊該縣檢查印發以憑
給還決無畱滯爾士民宜共諒之夫信史重千秋
之業直道畱三代之公諏咨豈築室之謀惠我望
周行之示敢云致詢於芻蕘勿吝爾音於金玉庶
幾文獻足徵事言備載郡志成而五邑之志將次

第以興實為邦國之光詎惟守土之幸而已哉

...

...

...

...

...

...

...

...

...

...

